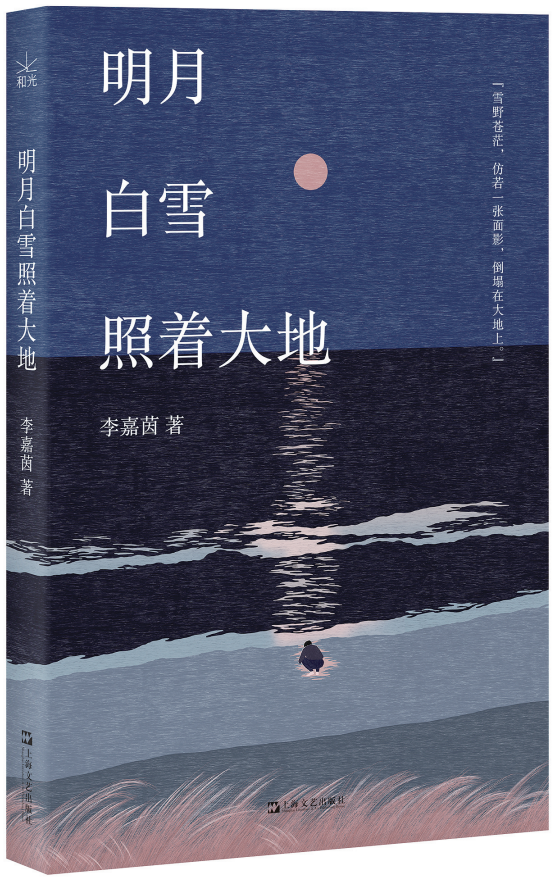
摇曳的火，摇曳的生活



2026年8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嘉茵 著
《明月白雪照着大地》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冬夜，不记得有没有月亮。或许因生于冬天，易于冬眠，我对许多事兴致缺缺，提不起热情。写作于我而言，像一团微暗的火，不时将我擦燃，在沉寂的日子里见到一点火光。

小学毕业后的暑假，百无聊赖，我在表姐家床底的纸箱中找到两本文学杂志。表姐那时在读高中，一本杂志，班里同学挨个传看。杂志翻开，黄绿色纸页，配着古怪的线条插画，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时间黯淡下来。我看完了杂志上一个很长的故事，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午睡，抬起头时，眼前的世界，似乎已变得不同。

之后几年，我一直在订阅这本来自上海的杂志，每月等待着来自远方的新鲜讯息和故事。看得多了，渐渐尝试动笔写。中学时投稿了杂志举办的文学比赛，去上海复试，拿回一座透明奖杯、一张获奖证书，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刊登在杂志目录后的第一页。那时这本杂志依旧很受欢迎，总在班里传阅。很快有人发现了我的名字，问这篇小说的作者是不是我。我感到羞赧，连忙否认，说是重名。那时我无法认领自己的名字，总觉得那似乎不是我，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从上海归来后，电视台来采访，想拍摄一些我在书桌前读书的场景，家人婉拒了，没有让镜头探入我们生活的居所。某天吃早饭时，我看到自己的脸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对着话筒讲述关于文学的想法，奇异而古怪。去学校时天还没亮，走进教室，许多人看向我，我将脸深深地埋入课桌。我未曾做过那些斑斓的梦，在生活和应试压力下依旧狼狈，疲于应对，但我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挖掘出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全部的世界，隐秘而开阔，无边无际。在那里，我隐于其中，得以自在呼吸，不必再压抑和审视自我。

我每天依旧沿着固定路线上下学，但分化出了另一个我，悬浮在空中，环顾自己的生活。我生长的这座城市，经济疲沓，社会环境封闭而稳固，商场每晚八点关门，回家时街上空无一人，没有娱乐场所，只有灯火通明的教学楼和辅导机构，一切都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秩序里运转。作为女性，我从小被教导要听话懂事，优先照顾他人的感受，哪怕牺牲自己的愉悦，不做出格和越轨的事，不自觉地成长为一个性格温暾、内在模糊的人。我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想法时常被压抑和忽略，总在下意识地顺从和让步。感谢文学，它很早就为我敞开了一扇门（虽然我总是习惯性地将它掩上，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它让我知道，去追寻另外一种不被规训的生活，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要。

它在我下沉时托起我，让我浮上水面，见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它也会在我上浮时淹没我，让我与自身的重力对抗。

每次开始写一个新的故事，我会像一个被重新丢进水里的人，猝不及防，伴随猛烈的挣扎和呛水，一点点适应水温，换气，寻找水感，摸索着向前游去。在水下，感知变得模糊，时间流速极快，不再以时或日为单位，而是以周、以月。浮起喘息时，才发现一个月快要结束了。疫情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有时，一个自然段，分散在几日内完成，这几日便短促得像词与句的间歇。我渐渐放弃了遵从物理时钟的指针刻度，全然跟随身体内部的时间流动。午夜是一天的结束，也是开始，所有人都睡去了，我的语感变得湿润，艰涩之物开始融化，有什么东西将要被开启，我接受邀约，去往另一个地方，那是一片致密而均匀的空间，流光浮动。对文学而言，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人应门是常事，有时需站在门外，彻夜等待。

这部小说集里的故事，大致写于2020年至2025年。那时我正处于由南向北迁徙的过渡时期，因此一半寒凉，一半潺热。成年后，我离开出生的北方小城，来到芬郁的南方海岛，低纬度亚热带的日光有着迥异于北方的明度，像一匹白亮的巨型瀑布，倾泻而下，走在路上，不得不眯起眼睛。停留四年，在北上的归途中，我不断回味着海岛的树影和海风的湿润气息，写了《波密人的历史时间》，借助一个走向雨林深处的考古学行为，讲述一种不存在的时间、记忆与文明，同时又是所有历史时间的倒影。

在南京时，对我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老师，每周都会在课上谈起本雅明，用一种低回的声调。有时我听得不甚明了，却依然为其中的复杂幽暗感动，那种近乎黄昏降临时的意蕴格外美。周末，我时常去学校附近的体育公园散步，周围建筑渐趋低平，低到行道树和公园座椅下，阳光冷冷清清，四野开阔，天地孤旷。呼吸通畅，下笔不再淤塞。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开始听伍佰，边听边走路，《明月白雪照着大地》这一题目改编自《挪威的森林》歌词，故事原型是从一个咖啡师那里听来的，他讲述了自己朋友的故事。那段时间我在读海明威，感受着作家在冷肃语调中偶尔溢散的情绪。我想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一个明亮的雪夜，于是虚构了这一场景。直到2022年冬天，我从北京去往上海，暴雪天气，高铁降速，从清晨开到午夜，中间几度停摆。我站在车厢连接处，焦躁不安地向外看，椭圆的车窗犹如一个深沉的画框，画面中，雪野茫茫，车行徐缓，雪在飘落，却犹如静止，雪白的一轮月亮，高悬天空，宁静而永恒。我心里一动，这正是我曾写下却又不曾亲眼见到的景色，内心忽然宁寂，落满了白色的雪。我将这段高铁延误的经历写入《燃尽的雪》中，那辆悄然坠落的列车，灵感来自迪伦马特的《隧道》。我想象着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乘上一辆消失的螺旋列车，一直驶向地心。《荒野夜游》讲述了一个关于越野跑的故事，那些漫长跋涉中的痛苦与迷茫，以及遥不可及的荣光与梦想。主人公不断沉湎于记忆和幻象，历尽艰辛，抵达终点，像从大梦中醒来，喘息片刻，便重又站上跑道，等待下一次跋涉。

离家后，我一直在更换城市生活。在迁徙中写作，写作也促使我不断迁徙，为寻找一个更加适宜的创作之地，我前往南京，又前往北京，始终在不同城市间游荡。一直以来，我渴望着被另一个城市接纳，可以是出生地之外的任何地方。我几乎从未写过那里，无论是探索宇宙，还是深入地心，我终究没能碰触我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我频繁地回到原点，又带着逐日积攒的失望和怨艾离开。

去年夏天，回家时，见到我爸。我们要去马路对面的地方，他不想横穿马路，宁愿绕去五十米外的斑马线等待绿灯，穿过斑马线，需再走五十米路，才能绕回出发点对面的马路。我不再跟随他，确定没有车辆经过后，直接穿过了马路。乘出租车时，他的手牢牢抓着副驾右侧车门上方的把手，以确保行驶的安全和平稳。我从未见过旁人乘车是这样一副拘谨而紧束的样子，仿佛是世界中的一粒齿轮，无时无刻都需确保自己与周围环境是严丝合缝的。我感到悲哀和失落，像再度照见了自己身上难以剥离的东西。在漫长的逃离之旅中，我终究败下阵来。面对这个世界，可能我只不过比他轻松那么一点点。

前日，乘韩亚航空返回北京，遇上大风天气，降落前飞机始终摇摆颠簸，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像风暴中的一只小鸟。我手心沁出汗水，望着不断变幻的窗景，抓牢座椅，想起我爸抓紧车门把手的样子，告诉自己放松下来。 （本文为该书后记）

作者简介

李嘉茵

山东泰安人，生于1996年，前图书编辑，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在读。作品见《收获》《钟山》《十月》《小说界》等，曾获“《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思南“短篇小说双年奖”等。

内容简介

95后作家李嘉茵首部小说集，迷惘时代的漫游者之歌。年轻的一代人穿过冰原、雨林、群岛与边境，离开废弃矿洞，在城市与荒野间游走。世界仿佛一艘缓慢下沉的船，旧的秩序正在松动，熟悉的坐标逐渐失效，人们迷茫又兴高采烈，漂流于现实与幻象间，在迷惘中相遇，在流离中失散。有人离开后再未归来，有人启程却无法抵达，在漫天风雪与断续的信号间，晦暗又明亮的月色下，人群围火而坐，共同做着一个荒凉的梦。旧地图失效后，献给所有仍在路上的异乡者。

国学之道(61)

之人文精神

通过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无鬼论”问题的探讨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华文明的特征、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正是通过这两论得到充分确证的。中华文明以及对待这一文明所采取的方式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内涵及其道理和精神。“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卦–彖传》），此之谓也。

中国无神论思想所要反映的是天地之上没有神。中国无鬼论思想所要反映的是天地之间没有鬼。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框架下的“文明”就是“天地”“四方”自身的存在。“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正义》语），此之谓也。而由“天地四方”构成的“文明”最终与人类社会、人的生命、人的心性、人的道德、人的伦理实现的贯通，一句话，天与人发生了贯通和合一，由此形成中华文明的特殊的价值取向——“浚哲文明”“天下文明”。由浚哲文明所形成的中华心性文明与由天下文明所形成的中华文德文明乃是天人合一的文明。中华文明由“观乎天文”的视域最终落实到了“观乎人文”视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此之谓也。从天上落到了人间。从此，中华文明奠定了她的世俗文明的重大特征。

如果要对中华文明这一重要特征进行具体的阐发，则又必须进入富有浓厚色彩的中国无神论和无鬼论的思想观念中来加以论证。中华文明的无神特征又可以表述为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即非宗教神学文明，一切表现出的文明形态即心性文明，礼乐文明，伦理文明，道德文明，天下文明，为公文明，一体文明等的“文明”全来源于“天文”“地理”而非“上帝神灵”。“以止”这样的文明结论当然是“人文”而非“神文”也。天地间、万物间、心性间、天下间、人世间等构成了“世俗间”的“诸间”者也。换句话说，无神论和无鬼论最终要解决的是“务民之义”（《论语–雍也》）的啊！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三大家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概念和命题来具体体现中华文明的整体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的。儒之主内圣间与外王间的“人世间”；道之重天地间、自然间的“精神间”；佛之论“六识间”与“四智间”的“心性间”。儒道佛“诸间论”全都指向世俗文明及其人文者也。

“不离世间而学而修而觉”应该说是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主张。儒之“入世”，道之“超世”，佛之“出世”，表述虽有不同，但其旨一也。尽管佛教以“出世”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其最终目的乃是最后要落实到现实的世界者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担水劈柴不无妙道”是也。儒道佛三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表现出“执”与“不执”，所执所住的程度有别而已。具体说来，儒家执住社会名利，道德伦理更厉害些。

儒道佛三家全拒“神鬼”“神仙”“神通”者也。儒之“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是也；道家老庄思想里不存在长生不死的神仙论，因此遭到道士葛洪的批判。佛之“应无所住”当包括对“神通”的无所住也。佛教坚持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语），当然包括了一切“神通”这些“迹”和“相”的对象和事情的追求之上的呢！要之，他们主“此岸”而不是“彼岸”；重“人文”而不是“神文”。三家思想中实际都存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理念。我表述为：儒之“既高明而道中庸”，道之“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佛之“既在孤峰顶上，又在红尘浪里”。

无神论的实质在于对形而上者的拒斥。理论表现形式和模式就是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正体现在对待彼岸与此岸（包括天地、社会、世间的所有“现象世间”呢）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念派是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并认为形而上的彼岸存在是更真实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恰是建立在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否定和批判的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在于他们的思想都是立足于现实的世俗社会基础之上的，其思想皆体现出重此岸之“无神”的本质呢！

与无神论紧密相关的一个理论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论”和“命运观”。儒道佛三家的“三命”——知命、安命、正命思想充满着世俗文明而非宗教文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以止”世俗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变的价值取向。

如果要对中华文明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深入地揭示和展现，那又必须对“天命论”“命运观”进行认真而又深入的探讨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200）